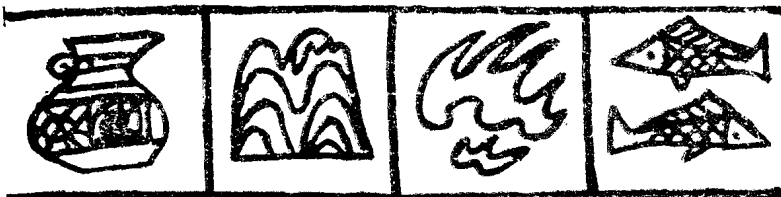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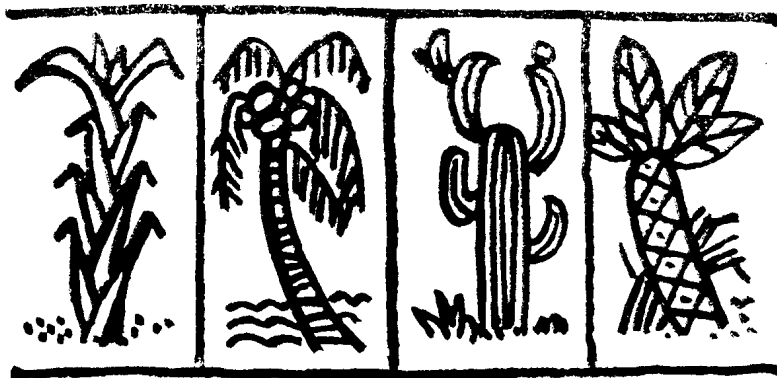
I287.4/150



白色王国的秘密

科学幻想小说集

王 川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白色王国的秘密

王 川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25 插页2 字数44,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500册

书号:R10100 505 定价: 0.20元



目 录

冰海古陆.....(1)

白色王国的秘密.....(38)

冰海古陆

到南极去

说起来真叫人难为情：我这个人最怕冷。

也许因为我是广东人吧，每年冬天，我的衣服穿得最多。马路两旁的梧桐树刚刚开始掉叶子，我已经捂上了棉袄；天还没有下雪，皮大衣就穿上了。即使这样注意保暖，偏偏手上、脚上、耳朵上还长满了冻疮，真是够狼狈的。同事们都和我开玩笑：“哈，你这个人，八成是因为个子太高了，四肢离心脏太远，血送不到手脚，才这样怕冷吧。”我呢，也只好苦笑笑。所以，一到冬天，我总是害怕出门。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被叫到总编室去。

总编倒是挺客气：“怎么样，忙吗？高风同志。有个采访任务，请您去一趟，好吗？”

我一听要出去采访，赶紧问：“去南方还是北方？”

“南方。”总编笑着说。

我一听是去南方，放下了心，便说：“那好，到南方什么城市？”

“到南极去，拍摄一部彩色纪录片——那儿有我国的科学考察基地‘南极市’。”

“什么？”我眼睛都瞪圆了，“到南极去！您是在开玩笑吧？”



“不开玩笑。因为其他的摄影师都出去了，只好请您去一趟了。”

到南极去！到那个最寒冷的大陆去！我在北京还嫌冷，到了南极还不被冻成冰葫芦？我心里在嘀咕着。

不过，话虽这么说，任务还是要接受的。不一会儿，我怕冷的心情就被自己的好胜心战胜了——因为中国的摄影记者登上过南极点的可不多啊。我终于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到那么冷的地方去，总得好好准备一下吧。于是，我就忙着置备一些防寒保暖的东西。我领到了一套鸭绒登山服，一只鸭绒睡袋，两副大毛手套，一件狐皮大衣，一顶山羊皮帽，一条加长围巾，一打十六层口罩，还有冰镐、冰鞋、尼

龙绳、背包、带冰爪的登山靴、滑雪板、厚毛衣、大毡靴、高统防潮靴、风镜……罗里罗唆，鼓鼓囊囊（nǎng）地装了三只大包。我爱人还买了一大包防冻油、防裂膏，硬给我塞在口袋里。

万事俱备，我就搭乘“神州号”破冰船出发了。

“神州号”是一艘原子破冰船，它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十年，它那坚固的船首能轻易地压碎三四米厚的冰块。船上装有各种先进的科学仪器，能自动测量并记录各种数据。它这次的任务，是给南极科学考察基地输送给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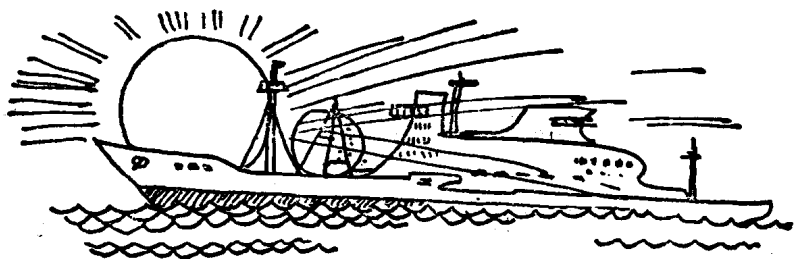
在漫长的航程里，一路平安无事。我乘机翻阅船上的一些资料，对南极洲这个神秘的大陆增加了一些了解。

南极洲位于地球的最南端，是地球上最寒冷的一个洲，被称为“世界冰箱”。它的总面积达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五大洲，比欧洲或大洋洲都大。它表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几都被厚厚的冰盖着。冰的平均厚度在两千米上下，最大厚度可达三四千米，终年不化。这里非常寒冷，年平均气温只有摄氏零下二十五度。挪威观察站在极点附近记录到的绝对最低气温，竟达零下九十四点五度。在极点附近，一年里有半年是白天，太阳不落下去；另半年则是连续的黑夜，只有绚丽灿烂的“极光”照耀着漆黑的夜空。

这样一个神秘而有趣的大陆，直到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才被西方探险家所发现。从本世纪五十年代起，许多国家陆续在那里设置考察点，进行各种科学考察。几年前，我国科学工作者也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考察基地——“南极市”，

取得了许多很有研究价值的资料。

我能够去这样的地方采访，是十分荣幸的。



冰海奇观

“神州号”驶过新西兰的南岛后不久，辽阔的洋面上便出现了巨大的浮冰，它们随着汹涌的波浪，在慢慢漂浮着。

甲板上风很大，很冷，我穿上了皮大衣才觉得好点了，可又舍不得离开这罕见的景色，贪婪地欣赏着。

“怎么样，冷吗？”旁边传来了一个关切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同舱房的老詹。他是个海洋学家，是到南极去替换他的同事的。他今年四十多岁，皮肤晒得黑黑的，性格很爽朗、很热情、也很健谈。一路上，他向我讲了不少极地的见闻，我和他已经很熟悉了。

他走到我身边，说：“你没来过南极，觉得很稀奇吧？”

我点点头，眼睛没有离开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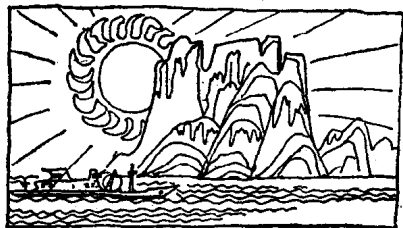
天气很好，明亮的太阳照着，深蓝色的洋面上飘着白色和浅绿色的浮冰，真是美极了！

突然，我发现在前方远远的天际，有一片蓝灰色的影子，便急忙指给老詹看：“看，那儿有一个岛屿！”

老詹看着我手指的方向，摇摇头说：“那是冰山。”

船渐渐驶近了，原来真是一座冰山。

这座冰山的顶部是平的，象一个被削去顶端的金字塔，表面布满了裂缝，形成了许多危危欲坠的冰悬崖。冰山正在融化着，在阳光下冒着雾气，冰面上流淌着一条条小小的水流。整座冰山呈晶莹透明的绿色，就象一块巨大的碧玉，上面还夹着一脉脉深色的纹路，与碧蓝的海水相映，绚丽夺目。冰面上还有一些水鸟在筑巢，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数目多得令人吃惊。



这座冰山十分巨大，据我估计，光是露出水面的部分就足足有五百米高，大约有二三百公里长。我们的“神州号”和它比起来就象一个小小的玩具船。它漂在海上，就象一个巨大的岛屿，寒气逼人。

我看着冰山，感到十分惊奇。老詹对我说：“这些冰山原来都是南极大陆岸边的冰川，到了夏天，冰川融化了，冰上出现了裂缝，再加上海浪不断冲击，就脱离了冰川，成了在海上飘浮的冰山。据统计，南极海域大约有二十二万座冰山。由于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占它总体积的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所以这座冰山的整个高度约在二千米以上！”

对这样巨大的数字，我只能瞠(chēng音称)目结舌了。

今日冰障

几天的航行，在甲板上见到的都是冰山，时间一长，我就渐渐地失去了新鲜感；再说天气也冷得厉害，我索性把自己关在舱室里，不出来了。

在这几天里，我已领教过南极海惊涛骇浪的威力了。我在舱室里提心吊胆地听着碎冰块撞击船舷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也经受过高达二三十米高巨浪的颠簸，这一段的海上生活已把我折磨得精疲力尽了。

这天中午，我正坐在床上看书，忽然听见甲板上有人在喊：“看见冰障了。”



便急忙扔下书本，跑了出去。

我跑到后甲板上，只见老詹已经坐在那里了，便急忙问他：“到了？”他点点头，用手指着前面说：“那里就是。”

我顺着他的手看去，只见前面仍是茫茫的冰海，大大小小的冰山在水面上浮动着。各种形式的冰块互相撞击着、挤压着，发出一种十分刺耳的“吱吱嘎嘎”的声音来。极目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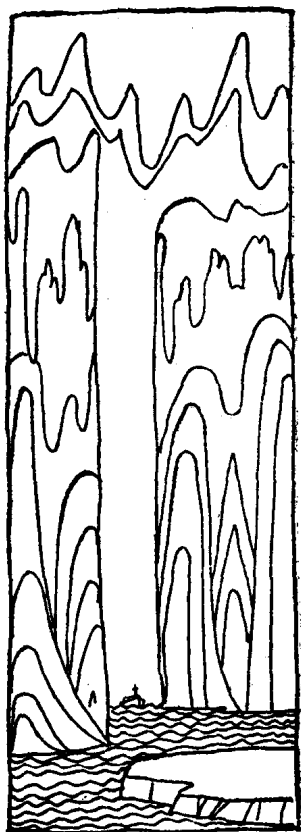
去，可以隐约见到在天边有一片灰蓝色的锯齿状的影子，连绵不断地占据了整个地平线。难道这就是南极大陆吗？

我问老詹，那是不是南极大陆？他回答我说：“那是罗斯冰障。”

啊，罗斯冰障！南极冰川在罗斯海上创造的一个奇迹。它是英国探险家罗斯发现的，就象一堵高墙拦在罗斯海上，阻止了多少探险者的脚步！本来，从罗斯海上岸到南极点最近，可是因为有这么一座冰障横亘在这里，使得多少探险者在这里丧生，多少科学家对它谈虎色变、望而止步啊。

现在，“神州号”的船头正对准它驶过去。难道它不知道这前面便是绝路么？

罗斯冰障越来越高，渐渐它已占据了前面的去路。巨大的冰山矗立着，一座连着一座，高耸出水面五六十米，漫无边际。冰面象墙一样笔陡，从一些裂缝里流出了湍急的水流，那是融化的冰水，在冰面上冲出一条条沟，又形成一股小小的瀑布。冰峰千姿百态，象美人婷婷玉立、象骆驼昂首嘶鸣、象城堡巍然矗立、象尖塔高耸入云。这一



切,用“冰清玉洁”四个字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在这里,就和在长江三峡里航行的感觉一样。它从东到西,足足有二千多公里长,严严实实地挡着人们踏上南极大陆的去路。

“神州号”还是继续朝前开着。

我疑惑地问老詹：“我们就从这里过去吗？”

老詹点点头：“当然，‘南极市’就在那边的大陆上。”

“可是，这罗斯冰障怎么过得去呢？‘神州号’难道能飞过去不成？”

“你怎么知道罗斯冰障过不去？”

“书上写的。”

“哪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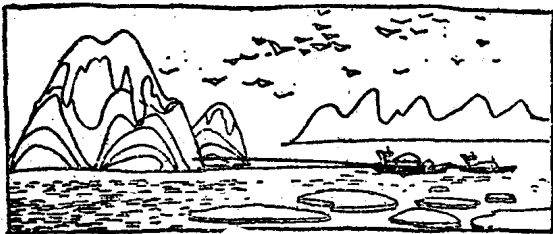
“丹麦詹金斯的《南极探险》。”

老詹哈哈大笑起来：“那本书根据的是七十年代的旧资料！”

我一惊：“那么，现在冰障就能通行了吗？”

“你等着瞧吧。”

这时，“神州号”已绕过了一座冰岬(jiǎ音甲)，只见前面的罗斯冰障上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好象在整堵高墙上开了一个大门。从缺口里，可以一直看见远处的冰峰。这时正有两艘大型拖轮鸣笛而来。



“啊，罗斯冰障原来是有缺口的！”我恍然大悟。

“不！不！”老詹笑了“罗斯冰障原来没有缺口，但因为罗斯海深入南极大陆最深，离极点最近，所以科学家们就设法用激光仪将这里的冰融化了，开辟了一条航道。有了一个缺口，交通就方便了。你看，那两艘船不是畅通无阻吗？”

我又一次注视了那两艘拖轮，发现它们正拖着一座巨大的冰山在慢慢前进。

“这是干什么？”我问老詹。

“罗斯冰障的缺口打开后，交通是方便了，可是也经常有冰山从冰障上倒坍下来。这里专门有拖轮，将这些冰山送到别处去。”

“冰山还有什么用处吗？”

“有用啊！冰融化后便是淡水。南极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仓库。地球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淡水是固体，大都在南北两极。但是，世界上却有许多国家境内十分干旱，没有自然河流，严重缺少淡水，需要用巨大的代价来人工淡化海水。如果能够将这些冰山拖到那些国家的岸边去融化，再把它利用起来，岂不是一举两便吗？”



“冰山拖到那么远的地方，不会半途上融化吗？”

“不会的，人们在冰山表面喷一层绝热的塑料保护膜，能使冰山不致融化，这样拖起来就不要紧了。一座冰山很大，它融化成淡水比用人工淡化海水要划算得多。现在，

经过试验，已经顺利地将几十座冰山送到好多国家去了。”

等两艘拖轮拖着冰山驶过去以后，“神州号”开进了缺口，这里的浮冰逐渐多了起来，有的地方连成一片，封锁了海域。可是，“神州号”坚固的船身和强有力的引擎(qíng音情)发挥了作用，照样加速航行着。

第三天，南极大陆已经遥遥在望了。

极 地 新 城

我终于踏上了南极的土地。

那是相当于当地时间夜晚十二点的时候。因为现在正是南极的夏天，太阳并不落下去，就低低地悬挂在地平线上，因此“夜”并不黑暗。

“神州号”刚刚在冰海上抛锚，便有一架带雪橇板的轻型直升飞机降落在甲板上，从里面跳出了一个精干而英俊的小伙子。他向船长打听了一下，便走进我的舱室，自我介绍是科学考察基地的气象学家，是奉命来接我和老詹上岸的，他的名字叫凌寒。我听了这个名字，差一点没笑出来：好家伙，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连人的名字都是冷冰冰的。

不过，小伙子的名字虽然冷，人却挺热情。他帮我提着那些臃(yōng音拥)肿而笨重的行李，连连招呼我们上飞机。不一会，直升飞机就在“南极市”的停机坪上着陆了。

和这个寒冷而荒寂的大陆极不相称的是，“南极市”竟有着好些建在透明玻璃罩下的漂亮楼房的建筑群，在极地“白

夜”的微弱阳光下，显得很美、很有气派。据小凌介绍，这里有科研楼、气象台、通讯楼、原子能发电站、太阳能捕集站、仓库、机场、医院、俱乐部和后勤基地等等，占地面积很大，简直象个小城市，如果不是楼后高耸着的冰峰，我真以为不是在南极。



虽然太阳还没有落山，可毕竟是“半夜”啊，我们怕惊扰了大家睡眠，轻手轻脚地跟着小凌向楼房走去。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基地的同志们都等在饭厅里呢，大家为我这个远道的客人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这里是很少有客人来的，然后共进晚餐。

我饥肠辘辘地坐在桌边，心里想，这里能吃到什么呢？大概总是些海豹肉、鳕（xuē音雪）鱼汤、海鸥蛋之类的

“南极菜”吧。可是，不一会儿菜端上来之后，真使我大吃一惊。你猜是什么？全是些我说不出名称的新鲜蔬菜，五颜六色，摆满了一桌。不要忘记，这里是冰天雪地的南极呀！

送菜来的胖胖的大师傅看我愣在那儿，笑着说：“请吃吧，菜不好，可都挺新鲜，都是这儿自己种的，尝尝鲜吧！”

“自己种的？”我更奇怪了“难道这种气候下能长蔬菜吗？”我正想再问问，但看老詹已经若无其事地吃开了，便将到了嘴边的话和饭菜一道咽了下去。

晚上，在室温达二十度的舒适的宿舍里，我盖着一床毛毯，欣赏着祖国的电视节目——那里正进行一场球赛。窗外的朔风在呼啸着，我却一点也不觉得是在南极，没多久，便酣(hān音憨)然入睡了。

一宿无话。第二天要出门，早上一起床，我便将带来的鸭绒登山服、皮大衣、皮帽、皮手套、毛袜等等一古脑儿都穿上了，正在往手上搽防冻油，突然被窗外一个奇异的景象惊呆了。

院子里，几个小伙子正光着上身，用一桶桶带着冰块的凉水在洗澡呢。他们一边洗，一边还嘻嘻哈哈地互相泼着水玩。水泼到地上，立刻结成了冰，可他们却若无其事，似乎并不觉得寒冷。

看着这番景象，我身上不禁一阵寒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冲到走廊上，看了看今天的天气预报：最低温度零下三十八度。好家伙，这种天气，只要三十秒钟就可将一个人冻成冰棍！可他们几个人却竟敢在露天洗冰水澡！

我在北京倒见过冬天在北海冰洞里游泳的人们，可那里最冷也就是零下十几度，可这儿……？

小凌来了，请我去吃早饭。我突然发现他穿得特别单薄，便关心地说：“你只穿了这点衣服啊，可别冻着。”

小凌一笑：“没关系，我不怕冷。”

“没关系？冻着可就晚了，真是年轻人，要得俏，冻得跳。”我心想着，紧了紧身上的衣服，又围上了一条大围巾，和他出去了。



饭后，他带我到处参观，（老詹已到海洋组报到工作了）走到后勤基地，我呆住了。

我想象中的后勤基地无非是一个大冷藏库，里面放满了

冻鸡、冻肉、速冻蔬菜、水果等等，最多在塑料温室里有一些无土栽培的蔬菜罢了。可在这里竟种着一畦（qí音齐）畦的蔬菜，青枝绿叶的，长得挺好。这些蔬菜瓜果的样子和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品种都不同，完全是一些陌生的品种。

我穿了两件大衣，站在凛冽的寒风里还冻得直哆嗦，连手上的摄影机都拿不稳，可在这种天气里却能长蔬菜，真是奇迹。

只穿着一件毛衣的后勤基地负责人，看出了我的疑问，笑着解释说：“这些菜都是不怕冻的。原先，我们这里是吃不到新鲜蔬菜，即使运输船运来一点也是经过冷冻的，里面的组织大都坏死了，口味也不好。而长期缺乏蔬菜里含有的维生素，是要得坏血症的。为了能在严寒地带吃上新鲜蔬菜，开始我们设法搭了一个塑料温室，通上暖气，终于种出了新鲜的蔬菜，在南极创造了一个奇迹。可是，随着科考基地‘南极市’的逐步扩大和科研项目的新要求，培育出一批能在极寒气候下生长的蔬菜和其它农作物，已是势在必行了，我们便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我们想到，有许多植物如雪松、雪莲、龙胆花、高山毛茛等，不也能适应严寒的气候条件，顽强地生长吗？能不能将它们耐寒的特性转移到蔬菜上呢？我们从遗传工程的例证中受到了启发，将这些耐寒植物的遗传因子DNA，移到蔬菜的遗传因子上去。当然，这个‘手术’是十分复杂而又细致的，但我们终于完成了它。经过几代遗传，我们终于获得了耐寒的蔬菜。